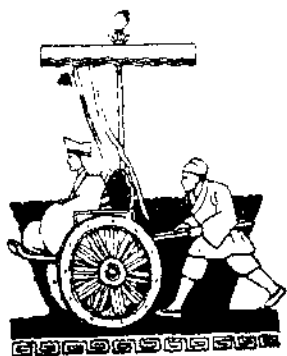


袁中郎全集

襟霞閣普及本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襟霞閣精校本

袁中郎遊記全稿

上海中央書店發售

錦帆集序

錦帆涇者吳王當日所載樓船簫鼓與其美人西施行樂歌舞之地也閱今千百年霸業烟消美人黃土而錦帆之水宛然如舊姑蘇吳治實踞其上此水抱邑治如環乙未之歲余友中郎袁君來宰吳殫力圖民昕夕拮据憔悴之衆賴以頓蘇踰明年君以過勞成疾上書乞歸凡七請乃得解政去君性超悟深於名理才敏妙嫻於詞賦第一行作吏郡成廢閣間或觸景起興感事摅辭有所題詠撰著越二年亦遂成帙其行也友人方子公稍稍哀次付諸梓問題於君君自標曰錦帆集蓋不佞嘗詣吳署謁君君指此水驕余曰是錦帆涇也吳王羈業之餘我乃得撫而有之不亦快哉而其實君執筆簿書冷沐幾廢勞與余等余因歎曰同一錦帆涇耳當吳王之時滿船蕭鼓及吳令之身兩部鞭箠吳王用之紅妹綠娥左歌右絃吳令御之疲民瘵黎朝拊暮照昔何以樂今何以苦丈夫七尺相肖胡所遭苦樂頓異乃爾雖然人生有涯苦樂有窮惟山水爲無盡操有窮之具遊無盡之間而能與之俱不朽者其唯文章乎君詩詞暨雜著載在茲編者大端機自己出思從底抽撫景眼前運精象外取而讀之言言字字無不欲飛真令人手舞足蹈而不覺者嗟嗟後霸業而盡者此水乎與此水而俱無盡者茲

集乎夫君齒最少異日名山之業未可涯涘乃錦帆獨託茲集以傳倘亦吳王有知乞靈中郎之簾不
靳西施爲君捧研而令揆藻見奇有如是耶余所澄治百花洲在其前而余日沾沾刑名間不能有所
頌詠撰著俾此地託以傳也則百花洲之遭不逮茲涇遠甚假使西施有靈問江郎夢中之筆安在不
佞無辨置對矣

桃源友弟江益科進之撰

敝篋集序

世之稱詩者必曰唐稱唐詩者必曰初曰盛唯中郎不然曰詩何必唐又何必初與盛要以出自性靈者爲真詩耐夫性靈發於心寓於境境所偶觸心能攝之心所欲吐腕能運之心能攝境卽蝶蜂蜂蝶皆足寄興不必雕鳩駟虞突腕能運心卽諧詞諛語皆足觀感不必法言莊什矣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是之謂真詩而何必唐又何必初與盛之爲沾沾蓋中郎嘗與子方舟汎蠡澤湖案上有唐詩一帙指謂子曰唐人之詩無論王不王第取而讀之其色鮮妍如旦晚脫筆研者今人之詩卽王乎然句句字字拾人釘只纔筆研已以舊詩矣夫唐人千歲而新今人脫手而舊豈非流自性靈與出自模擬者所從來異乎夫茄瓜梨棗之初登於市也一錢一顆人爭食焉而可於口越歲之重豚臘兔一錢一簋坐客投筋而不肯下蓋新者見嗜舊者見厭物之恆理唯詩亦然新則人爭嗜之舊則人爭厭之流自性靈者不期新而新出自模擬者力求脫舊而轉得舊由斯以觀詩期於自性靈出爾又何必唐何必初與盛之爲沾沾哉中郎論詩之概如此君非角時已能詩下筆數百言無不肯唐君乃自嚙曰奈何不自爲詩而唐之爲故居悅所題詠輒廢置不錄及其令吳二年移病乞歸友

人方子公爲檢其圖書付行李從敝篋中得君詩一編讀而旨於口曰異哉有物若是而以供鱸魚其
不盡充鱸魚腹也其猶有物護之歟於是稍稍裏次付諸梓題曰敝篋集夫簞下之桐至晉出焉則中
即茲集之謂乎

桃源友弟江盈科進之驥

瓶花齋集序

石公瓶史以諧謔爲文章予讀而好之謂不復有張功甫矣頃又示予瓶花詩集瓶可以史復可以文可以詩瓶何物事乃能發石公奧心如許耶石公深於禪故能悟文若詩之於教外予不能繼石公禪而猥欲定其人陋也然而於石公有窺也石公居嘗語友人文必摹秦漢詩必襲杜陵此自世備大病夫人自有真面目謂學文者必四乳學孔者必河目隆穎無學久矣彼古之人又何所沿而成耶斯言出鞋信參半其信者遂亦謂石公自爲文若詩焉耳余獨謂石公之文從秦漢出石公之詩善學老杜者昔人稱遷史文極於酒肆帳簿無不可點化而眉山長公嘻笑怒罵無非文章石公妙得此解隨所耳目俱可書誦今讀其文無一字不肖長公無一字勦長公亦猶長公之於秦漢諸醒醐酥酪而食者不覺醍醐之卽酥酪也故謂石公法秦漢可也其於詩復自出機軸上不爲李杜中不爲中晚下不爲近世王李諸家然予味石公詩而訝奇全僻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殆無不有夫奇僻寒瘦怪俗數者亦杜有也俗備直取其高聲壯語以爲真杜愈近愈遠徒令識者嘔噁而石公以有激力矯之留以病病不欲以不病病故知石公深於學杜者乃所爲真杜也或者曰聞道取勝恐傷大家不知少陵

初出其質率大雅者與六朝初唐之婉麗則亦間道也石公於詩自是當行不羈爲大家而大家歸焉昔水可陳刁斗勿擊不言正兵而兵屈也善乎司空表聖之論自知非詩詩未爲奇奇天下之道德德逾泥則愈遠相反則相肖故曰謗佛者讚佛者也石公悟矣

同郡友弟曾可前退如讖

破研齋集敘

此袁中郎先生瓶花以後未刻稿也已酉秋友人曹遠生請刻於秦中而邀余作序余以

使事之餘欲暫歸廣陵無須與暇乃於郵亭寄言於遠生曰人多謂中郎之詩俊逸似太白而下筆無一點塵似子瞻庶幾篤論欲別爲引擬終未有若兩言之肖者遠生其卽以此弁之世有具通眼者自當不昧茲言也

泰興朱一濁非二撰

桃源詠跋

往中郎居長安時每向余誇楚州之澧宛如桃花源上儘堪避世余遂從中郎譚寓內勝境如石投水也竟日忘倦客間常從中郎譚詩中郎之爲詩瑜者十居八九暇者亦不能無一二詞家爭賞其瑜而中郎顧自負其瑕余愛中郎之瑕甚於中郎之自愛其瑕也曷中郎請休沐歸楚余亦還吳絕無音耗第傳中郎據柳浪以自適也心殊妬之遂築垂露亭於斷橋之堤將藉緝桃綠柳洗濯麝心冀與中郎稱勳敵遇新安潘景升於亭下出桃源詠四十餘章眎余其詩語翩翩欲僊大脫楚歌猛厲氣習令愁者讀之而快憤者讀之而舒泣途窮悲路岐者讀之如履康莊而就平陸寧止瘡頭痛已邪與于年前離騷氏孤憤語各占一奇毋容騎重余嘗欲避江漢而作楚游恐遇上官子蘭輩益增憂讒畏諛之感今幸有柳浪主人在則披一篋戴一笠首向漁郎問津者必曹生矣第綠野已萎詞壇寂寥恐中郎避地轉深不容桃花瓣從谿水中流出如何如何

桃源詠引

桃源靈境袁中郎靈物如中郎可入桃源源中人尙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何暇識中郎面目又何暇及中郎詩嚮合武陵漁人鼓吹十九首因之以左建安而右元熙款乃沿河政恐溪老婆差失笑何物嬰兒啼將山山紅葉盡作金籠止不給遑相與譟而粵諸雖然唯中郎可入桃源先中郎或紀桃源爲中郎不可昧桃源世人耳食中郎不如雷不知衡山頂上雲霧中聞雷正作嬰兒聲又有一種耳食詩者鼓吹十九首左建安右元熙而以點次中郎將不比於擊首嗟乎政使鷄鳴犬吠亦復在雲中耳沈郎別中郎來久近得綠羅主人惡耗悽然爲念得爾詩不能讀風雨寒窗忽復一展如坐對中郎宜梵唄桃花片片落研席也友人播景升遂相與驅而粵之曰當遊仙之引爰授殺青僊僊乎二靈景升載半去矣

袁中郎遊記 目次

虎丘	一	西洞庭	一〇
上方	二	東洞庭	一一
天池	三	錦帆溼	一二
靈巖	四	姑蘇臺	一三
光福	六	百花洲	一三
陽山	七	陰澄湖	一三
橫山	七	荷花蕩	一四
穹窿	八	歲時紀異	一五
崑崙	八	園亭紀略	一六
楞伽	九	遊蕙山記	一八
天平	九	蕙山後記	一八

初至西湖記	一九	吳山	二八
晚遊六橋待月記	一九	雲棲	二八
斷橋	二〇	湖上雜敘	二九
西陵橋	二一	湘湖	三〇
雨後遊六橋記	二一	禹穴	三一
孤山	二一	蘭亭	三一
飛來峯	二二	蘭亭記	三一
靈隱	二三	鑑湖	三三
龍井	二四	西施山	三四
烟霞石屋	二五	宋六陵記	三四
南屏	二六	吼山	三五
蓮花洞	二六	五泄一	三五
御教場	二七	五泄二	三七

五泄三	三八
踰響鐵嶺至洞巖記	三八
玉京洞	三九
初至天目雙清莊記	三九
天目一	四〇
天目二	四〇
聽響水石記	四一
齊雲	四一
石橋巖	四二
宿落石峯記	四三
新安江行記	四三
釣臺記	四四
釣臺	四五

遊盤山記	四五
遊紅螺嶮記	四六
滿井遊記	四七
遊高梁橋記	四八
抱甕亭記	四八
文漪堂記	四九
崇國寺遊記	五〇
良鄉三教寺記	五一
入東林寺記	五二
雲峯寺至天池寺記	五二
佛手巖至竹林寺記	五三
由捨身巖至文殊獅子巖記	五四
由天池踏舍幡嶺至三峽澗記	五五

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	五六	嵩遊第五	七二
識廬山記後	五七	遊驪山記	七三
遊德山記	五八	記遊蘇門山百泉記	七三
由河湫山至桃源縣記	五九		
由淶羅山至桃源縣記	五九	場屋後記	
由水溪至水心崖記	六〇	墨畦	
華山記	六二		
華山後記	六三		
華山別記	六四		
嵩遊第一	六六		
嵩遊第二	六七		
嵩遊第三	六八		
嵩遊第四	七〇		

袁中郎遊記

虎丘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爲尤勝。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追薜蘿，莫不靚粧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極比如鱗，檣板丘積，樽壘雲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響電霍，無得而狀。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鬥，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頭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麕而叩者，纔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竹藻淩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聽鳥爲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子頃嘗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而北爲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虛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余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欲祠章蘇州，自樂天諸公于其中，而病尋作，余既乞歸，恐進

之興亦闕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越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余因謂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皂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稱與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識余言否耶？

上方

去胥門十里，而得石湖。上方踞湖上，其觀大於虎丘，豈非以太湖故耶？至於峯巒、樓榭、層波、疊翠，則虎丘亦自作。徒倚孤亭，令人轉憶千頃、雲耳。大約上方比諸山爲高，而虎丘獨卑。高者四顧皆伏，無復波瀾；卑者遠翠稠疊，爲屏爲障，千山萬壑，與平原曠野相發揮，所以入目尤易。夫兩山去城皆近，而游人趨舍若此，豈非標孤者難信，入格者易諳哉？余嘗謂上方山勝，虎丘以他山勝。虎丘如冶女、豔粧，掩映簾箔，上方如披褐道士，豐神特秀，兩者孰優劣哉？亦各從所好也矣。乙未秋杪，會與小修、江進之登峯看月，藏鉤肆謔，令小青奴調羹，至夜半霜露沾衣，酒力不能勝始歸，歸而東方白矣。

上據梨雲館本。查錦帆集不同。茲附錄于後。

石湖之上爲上方山。孤絕秀冶，巨浸漱滌，光漾几席。虎丘一片石，殆未可伯仲論也。江進之曰：「上方信奇，至於霜巖突立，砥平如水。忘泉弄月，令人轉憶千人石耳。」余曰：「上方千頃、虎

丘一杯。上方四顧皆伏，虎丘遠翠稠疊而起，高不踰夏屋。夫虎丘之麗，辟則名姝冶容，置之園亭，與瓮景假山爭勝可也。上方如披褐道士，豐神秀特，踞巖澤而瞰包山，豈以此易彼哉？是日適之邀余及小修弟看月，令小青奴罰盞，至夜半霜露沾衣，酒力不能勝始歸，歸而東方白矣。

天池

從賀九詣而進，別是一洞天。峭壁削成，車不得方軌，飛樓跨之，輿騎從樓下度。踰嶺而西，平曠廣野，與青巒紫邏相映發。時方春仲，曉梅未盡謝，花片沾衣，香霧霏霏，瀾漫十餘里。望皓白若殘雪在枝。奇石豔卉，間一點綴，青篁翠柏，參差而出，種種奪目，無暇記憶。歸來思之，十不得一，獨夢境恍惚餘芬猶在枕席間耳。士人以茶爲業，隙地皆種茶。室廬不甚大，行旅亦少，雞犬隱隱若在雲中。因誦蘇子瞻「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之偈，宛然如畫。四顧參曹，無一人可語者。余因下輿，令兩小奚挈而行。問若佳否？皆云疲甚，那得佳。行數里始至山足，道旁青松若老龍鱗，長林參天，蒼巖蔽日，幽異不可名狀。纔至山腰，屏山獻青，畫巒滴翠，兩年塵土面目，爲之洗盡。低迴片晷，克爾泰餘，馬首紅塵，恍若隔世事矣。天池在山半，方可數十餘丈，其泉玉色，橫浸山腹。山巔有石如蓮花瓣，翠蕊搖空，鮮芳可愛。余時以勸地而往，無暇得造峯頂，至今爲恨。寂照菴在池旁，內有石室三間，柱瓦皆石，刻鏤甚精。室後石殿一